

向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的思考

——基于 Zawacki-Richter 框架^①

韩艳辉

(国家开放大学 外语教学部 北京 100039)

摘要:近年来,传统面授高校和开放大学积极拥抱在线教育。中国乃至全世界为应对大规模疫情,仓促转向在线教育,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文章按照 Zawacki-Richter 远程教育研究框架,重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七个方面,针对向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的几个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以期在特殊时期及疫情后的在线教育平稳、有序地开展,提供思路与借鉴。通过反思,建议各高校在转向过程中,按照在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及时调整面授思维、系统思维和理论思维,转变教师角色和管理者角色,并转换教学服务观和资源观。

关键词:在线教育;转型发展;面授思维;教师角色;学习支持服务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56(2021)01-099-08

一、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在中国飞速发展,国家给予极大的重视。2015年和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4次提到“互联网”^{[1][2]}。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在线教育^[3],2018年首提“互联网+教育”^[4]。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5]。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基于互联网开展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6]。从教育部2015年到2019年的年度工作要点看,一直在鼓励和支持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且在2018年,明确提出“认定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变轨超车工程,推进高等学校课堂革命”^[7]。2019年的《中国慕课行动宣言》提到,“目前,12500门慕课上线,超过2亿人次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学习慕课,6500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8]。同时,教育部也在“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创新”^[9]、“加快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机构逐步实行统一的学分制”^[10]。

国家之所以将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是由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到来,“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传统的“学校与学习的模式都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螺丝钉的场景”^[11]。里夫金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实现由集中型第二次工业革命向扁平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因此,现在的教育体系也需要进一步修正”^[12]。

从国际看,大学的网络化已势不可挡。“与传统报纸、杂志行业的命运如出一辙,高等教育界也开始开辟新的战场——互联网,在线教育将在下一个十年里大大拓展世界级老牌名校的影响力”^[13]。据“顶尖学府”报道,在美国,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已提供在线硕士课程^[14],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等顶尖名校已提供在线硕士学位。而且,美国的很多名校都在提供在线博士学位,学科覆盖比较广泛,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等^[15]。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等名校也提供在线硕士学位。其中,爱丁堡大学提供多达65个在线硕士学位,且覆盖的学科广泛。此外,英国多所大学也提供在线博士学位,如伦敦大学学院和利物浦大学等。据免费在线课程和慕课搜索引擎ClassCentral统计,目前主流的

Coursera、edX、Udacity 和 FutureLearn 等慕课平台,都已经提供证书、大学学分和学位。基于慕课的在线学位已超过 45 个,是 2018 年的三倍多。一万多名学生正在学习基于慕课的学位课程^[16]。对于远程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表示,“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题”^[17]。

从国内看,无论是传统的开放大学(电大),还是传统的面授高校都存在向在线教育转向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大规模疫情下,教育部已明确指出,“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8]。刘利民认为,这是一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19]。各大院校纷纷通过“开放教育教学资源、启用在线教学平台、开通网上心理支持服务等,全面积极落实‘停课不停学’”^[20]。开放大学(电大)向在线教育转型,特别是面授高校在严峻的疫情之下,突然大规模地转向在线教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忽视。毕竟,在线教育和面授教育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Zawacki-Richter 和 Anderson 指出,“在过去,外行人、从业者甚至该领域的专家经常将远程教育简单地描述为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距离取代了邻近,而通过媒介交流取代了口头对话”^[21],可见人们对远程教育的误解之深,这也要求我们对远程教育要有深入、客观和综合的理解。Zawacki-Richter 通过德尔菲研究开发出一个经过验证的研究主题框架,能有效组织该领域的知识,并确定研究差距和机会。该框架包括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远程教育系统 and 理论;中观层面——管理、组织和技术;微观层面——远程教育中的教与学。在三个层面下,根据研究的问题,又细分出 15 个研究领域。这“三个参考框架,需要不同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在线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多方面的过程和多功能系统”^[21]。其中,宏观层面是指远程教育的理论与模式、远程教育和知识迁移研究方法、远程教学系统和机构合作、教育全球化和跨文化、接受远程教育的机会、平等和伦理等;中观层面是指组织管理的基础设施与架构、成本效益、教育技术、创新与变革、专业发展和教师支持、学习者支持服务和质量保证等;微观层面是指教学或学习设计、学习社区的互动交流和学习者特点等。

对疫情期间的文献检索发现,关于应对大规模疫情时期的在线学习挑战,祝智庭和彭红超重点从

全媒体学习生态的角度^[22],付卫东和周洪宇从资源和平台的角度^[23],焦建利等人主要从在线教学案例研究的角度^[24],邹园园等人从在线教学“湾区模式”方面^[25]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微观层面的学习环境设计、在线教与学等方面,对中观层面的组织管理与技术虽然有一定涉及,但是总体来看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根据 Zawacki-Richter 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角度,结合国内目前在线教育的一些突出问题与挑战,重点在面授思维之变、教师角色之变、教学服务观之变、资源观之变、管理者角色之变、系统思维之变和理论思维之变等方面展开探讨。

二、微观层面:面授思维之变

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的模式一般是以自主学习为主、以面授为辅。而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在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中,实体面授辅导在减少,这是各种原因导致学习者“参与面授课的兴趣不高”的结果^[26]。近年来,传统的面授高校一直在探索混合式教学,即面授加在线学习的模式。在面对如当前的大规模疫情的非常时期,面授环节根本是不存在的。在当前阶段,国家开放大学同样如此。从传统的面授教学到在线学习的转变,并不是开放一些学习平台和资源那么简单,这其中涉及很多的问题和难题。首先,就是教师和学生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即从传统的课堂面授思维到在线教育思维的转变,但这是很难的。刘志选在反思网上教学活动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时指出,“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参与者对网上教学的认识存在问题”,“尤其是传统教学的课堂面授思维定式的存在,本来具有很强优势性的网上教学活动不但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反而成为学员认识上的缺陷”^[27]。Mcpherson 和 Nunes 认为,远程开放教育对教学法的要求更高,并不是简单地“将教授的讲授放到网上”^[28]。面授思维的局限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学习测评在在线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但《中国 MOOCs 建设与发展白皮书》发现,“评价总体水平较低,期末考试、单元测验和参与讨论是最常采用的评价方式”^[29]。对此,韩艳辉指出,“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网络课程,目前的网络学习测评方式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摆脱面授思维的束缚,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多元的网络学习测评”^[30]。通过研究慕课建设中面授思维的惯性制约,韩艳辉认为,面授的思维定式已“严重束

缚了教师思维”^[31],建议在设计慕课时要认真考虑这些要素(见表1)。

表1 慕课设计的关键要素

设计关键要素	现状
课程之初创建在线社区(如破冰行动)	严重缺失
心理抚慰与指导	严重缺失
讨论的管理	严重缺失
主观题的设计	比较缺失
原始的学习内容	比较缺失
学习动力的保持	严重缺失

通过分析,韩艳辉指出,在在线社区方面,“目前,大多数慕课都缺乏这样的设计”,慕课第一周直接进入实质性内容的学习,而在线社区的氛围并没有形成。作为“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的讨论,在慕课中也没有很好地设计和管理,导致效果很差。“大多数慕课都采用了客观题的设计……而教师几乎不介入学习过程,这样的课程也是有问题的”。“部分慕课不提供原始的学习内容,学习者只能看到教师的讲授,而学习者缺少对原始学习内容的预习和思考,属于被动观看视频,学习效果很难保证”^[31]。

所以,无论是传统面授的教师还是学生,首先要转变面授思维,全新认识在线教育,按照在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开展教和学,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在线教育的效果。

三、微观层面:教师角色之变

在从面授教育转向在线教育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教师角色的转变。McPherson和Nunes认为,设计和开展在线学习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具备学科知识、技术能力的辅导团队,也是要选拔能够管理和促进在线学习并具备所需的教学的和信息交流的能力的教育者^[28]。基于多年的在线教育经验和实践,韩艳辉认为,“在这种(在线学习)环境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原来教师‘教’的角色将大大弱化,也就是说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学生提供导学、辅导、帮助和支持,帮助学生在线完成学业,即一个促进者(e-facilitator)的角色”^[32]。而这种角色的转换,对于长时间习惯于面授教学的教师来说,挑战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主讲”的模式。

在当前疫情的特殊时期,选用不同高校的慕课之后,教师会发现自己的角色必须随之而改变,也就

是从以前的“主讲”到现在的“辅学”^[33],即一个促进者的角色。转变面授思维之后,教师的“辅学”要体现主动性,即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动出击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同时,要注意协作性,即组建教师团队,以应对大规模的学习者;此外,应体现平等性,即这时教师的“辅学”和学生的“学”处于同等的地位,而不再是传统课堂居高临下“填鸭式”的“主讲”。

那么,“辅学”教师的主要角色是什么呢?这里,我们采用Berge的观点,他从任务的角度划分了四种角色,即Pedagogical or intellectual roles(教学的或知识的角色)、Social roles(社会化角色)、Managerial or organisational roles(管理的或组织的角色)和Technical roles(技术的角色)^[34],相对应的职责包括提出问题并推究学生的反应这一最为重要的方面,创建友好的、舒适的在线社会化学习环境,确定学习目标、学习活动的日程、阐明程序规则和决策规范以及熟悉并善用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和软件这一最令人生畏的方面。Bergmann和Sams在论述翻转课堂时指出,这种模式“改变了教师的角色”,“我们不是站在教室前面喷吐信息,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是花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帮助学生,领导小组,解决挣扎中的学生的难题……我们能想到的最佳类比是支持型教练(supportive coach)的角色”^[35]。可见,传统的课堂“主讲”的角色需要改变了。关于“辅学”教师的素养,韩艳辉认为,应该具备学术素养(在线辅学能力、情感支持能力和组织性支持能力等)、跨学科素养(在本身学科之外跨教育与技术(非教育技术)的素养,即对ICT及其应用于教育的相关理论的掌握)和研究素养(学术研究)^[32]。另外,在组建教师团队后,作为团队领导者,还要具备领导力^[36],即组织、管理和领导团队的能力。

四、中观层面:教学服务观之变

通过对国内外的慕课进行研究,发现面授高校“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位问题比较严重”^[31]。李艳红等人指出,“当前流行的MOOCs实际上是基于内容的xMOOCs,只强调对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并没有很好地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37]。从根本上看,这是受传统面授思维束缚的结果,体现了传统的面授教学服务观。

在向在线教育转向时,需要及时改变这种基于面授教育的服务观,而代之以远程开放教育实践所

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观。目前的现实是,“以美国顶尖大学为代表的普通高校‘公然漠视有五十年历史的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全盘否认远程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成果’,把在线教育看作是新生事物”^[38],所以才导致国内外由传统面授高校所引领的慕课大潮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就是服务学生的发展,大学职能已经由象牙塔转变成为了社会服务站。互联网出现后,学习支持服务成为学校(尤其是远程教育机构)与学习者之间的重要桥梁”^[26]。在远程教育中,由于学生和学校、教师之间出现了时空分离,所以学习支持服务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当今大规模疫情的情况下。

在 Tait 描述的学习者支持模型中,三个主要的方面是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和系统支持^[39]。认知支持方面就是通过教师、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学习者之间的接触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情感支持方面就是创建学习社区,以培养学习者的归属感,并提供社会化的学习支持网络;系统支持方面是指帮助学习者和支持学习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协商。对于在线教育来说,除了通过模拟课堂讲授的视频讲解知识和技能传授以外,还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途径,促进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指导学习者按照进度进行自主学习。在情感支持方面,这是目前面授高校的在线教学较为缺乏的。建议“在正式开始学习课程内容之前,通过精心的活动设计,让学习者快速认识,形成一个在线社区的氛围,这对消除陌生感和孤独感至关重要,也将影响后续的学习”^[31]。另外,要注意通过论坛、电话、邮件或QQ、微信等实时和非实时的手段,为学习者及时提供心理咨询、减轻焦虑感和挫折感等,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在系统支持方面,需要建立有效、透明而友好的行政组织程序和信息系统,为学习者提供全程的支持服务。

那么,如何做到精准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支持服务呢?这方面,教育部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已经发布了指导意见,“要与课程平台建立教学质量保障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学习行为分析数据,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18]。魏顺平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借助学习分析技术,分析师生行为记录数据,可以再现在线学习过程,使教师能够把握在线教学过程全貌,并了解每个教学环节、重要教学活动以及每个学生的种

种细节”^[40]。这样,就能对学习行为进行精准追踪和分析,实现高质量的、适时的支持服务,从而保证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中观层面:资源观之变

在开放大学(电大)长期的远程开放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根深蒂固的“资源观”,给向在线教育转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此,韩艳辉评价道,“以往的网络课程基本上是资源堆砌型的,对于学习活动和评价的设计比较欠缺,甚至缺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学习过程设计,无法保证真正的学习过程的实现”^[41]。在慕课建设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比大潮的影响下,面授高校大举进军在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资源观”的制约。很多教师,甚至一些专家学者模糊了“‘资源’‘课’和‘课程’等概念”^[31],错误地认为微课、视频公开课甚至录像、讲座等也是“课程”。这其实就是面授思维在作怪。

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高校纷纷借助信息化手段,努力实现停课不停学。从“中国教育网络”2月4日统计的全国9所高校的情况看^[20],它们的应对措施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其实也体现了“资源观”的影响。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都推出了自己的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在线课程供学习。而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只是提供了学习资源,如讲座视频、电子书、学术资源等,并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在线课程。可以看出,不同各高校平时的战略储备差异比较大,同时也表明不同高校对课程和资源的认识差异以及对在线教育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足。

六、中观层面:管理者角色之变

在由传统面授忽然转向在线教育模式后,管理者可能会面临诸多不适应,因为教师和学生呈现虚拟存在的状态,那么如何在线管理和领导这些群体就非常具有挑战性了。

一般而言,管理者的角色可通过三个核心管理方向进行界定,即领导力、沟通力和创造力。Molden认为,领导力就是“你如何管理自己?如何使用有效的方法去激励、指引、发展你和团队的最大潜能?你的哪些行为在为他人树立榜样?其他人可以从你的领导力中学到什么?”沟通力就是“在理智和情

感层面,你是如何投入并与人沟通的?”而创造力则是“为新的想法创造实践平台时,你如何提供丰富的可能,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学习的的环境去实现它?”^[42](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之人何足算也?”(《论语》)言下之意是掌权者和领导力之间的匹配非常重要^[43]。所以,并不是说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就肯定有相应的领导力。那么,在当前大规模疫情的环境下,如何发挥虚拟的领导力就非常关键,这需要管理者进行改变。

管理者如何虚拟地管理团队并更好地实现三种角色呢?世界最著名的正能量管理大师 Dan Bobinski 主张,正能量的团队才能创造奇迹,带队伍就是带人心^[44]。从国家开放大学“媒体辅助英语教学”课程七年来建设和运行跨区域的在线教师团队的经验和实践来看,首先要善用互联网开展沟通和协作的工作,这包括 QQ 群、微信群、电话、电子邮件和 WIKI 等软件、应用或平台^[33],然后持续打造正能量的团队。如果离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如果不能熟练并適切地使用这些技术手段,那么很难完成在线管理团队的目标和任务。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好管理者的三种角色,就能够实现管理者在虚拟环境下的角色构建。

一是要充分授权。这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赋予员工承担责任和作出决策的权力”^[42]。Bobinski 指出,“授权可以使团队正能量积极地传递下去。授权就是把一个宏观的发展蓝图划分为适当数量的拼图。然后,把与这些拼图相关的工作分配给其他人”^[44]。例如,“媒体辅助英语教学”SPOC 在 2014 年春开始试点后,逐渐积累了一些生成性的优秀作业想展示给学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减轻教师的负担。通过授权,张智鹏教师创造性地使用 SCORM,成功在课程平台展示了语法与词汇训练的优秀作业,其他模块随即跟进,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与此相反,不给员工授权的企业通常看重的是地位、职位、知识和专业,而不是实际的贡献。他们认为程序和协议比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法更重要。问题带来的困境常常被掩盖起来,结果这些问题在日后又会重新浮现出来”^[42]。Covey 将授权分为两大类,即下达指令型授权和充分信任型授权。只有充分信任型授权,才能彼此间建立信任^[45]。

二是分工合作。这就是要明确清晰的角色和职责,这样才能更加高效、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例如,领导者需要具备发展理念、宏观的视野与组织能

力。谈到领导艺术,就必须明确领导者的职责:不断交流发展的理念,仔细倾听反馈,根据反馈、宏观视野以及组织能力来调整发展理念。

三是要让每个人感到被重视,经常和团队分享信息,交流观点,提出反馈,努力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共识、凝聚力量。这种交流能让团队中的每个人感到被重视。同时,要主动利用各种场合大胆地赞扬团队。对成员表现出的积极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示赞赏,在他人面前称赞团队成员的工作,对别人做的工作带来的荣誉,不要轻易剥夺。

四是重视差异,因势利导,提升团队士气,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行为和动机,是存在差异的。在管理中,我们应该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差异,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提升团队成员的战斗士气。

五是共同成长。不断为团队提供学习与发展的机会,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发展,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形成正能量的团队。

在类似大规模疫情发生时,作为管理者,如何镇定而从容地在虚拟世界展现自己的领导力、沟通力和创造力,将至关重要。这的确很难,但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必须学会面对。“社交网络的普及和网络上合作式的参与方式让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教室,而是通过互联网形成了全球的学习环境”,所以希望管理者能够成为“倡导打破藩篱”的“新教育变革者”,“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虚拟世界里,都让更多人加入分散式合作的学习环境中来”^[12]。

七、宏观层面:系统思维之变

在当今联系日益紧密的“地球村”的“互联网+”的时代,各个高校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这是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系统思维,才能跳出本校的围墙思维。

传统的“电大”系统就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几十堵围墙。孙文柱等人指出了“电大”系统存在多种突出问题^[46]。显然,这个“系统”没有实现师资队伍整合;没有实现学生群体的整合;没有实现课程的整合。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韩艳辉提出了“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教改模式。“在近几年网络核心课程建设和运行中,的确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学习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创新的学与教的模式。例如,韩艳辉教师团队的基于‘媒体辅助英语教学’网络核心课程探索的‘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模式,已经比较成熟,

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好的反响”^[47]。通过这种教改,师资队伍、学生群体和课程都实现了有效整合,保证并提高了教育质量,最终实现教育公平。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该模式遵循了系统思维,通过整合,解决了以往的老大难问题,发挥了系统的集团优势。

面授高校在转向在线教育时,特别是基于慕课开展教与学时,也要把高校之间的围墙拆掉,进行课程整合、师资整合和学生群体的整合,发挥合力,整合各自的优势,形成一种新型的在线教育系统思维。“风靡全球的MOOCs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就是因为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服务”^[33]。而基于慕课,各高校之间进行系统性整合,必将深入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这方面,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MOOC联盟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专业类课程联盟将全国的高校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共同建设在线开放课程……”“跨校联合、共建共享……持续推动教育公平”^[48]。而且在当前应对大规模疫情时,该联盟再次表示,“号召600余家成员单位、24个地区工作委员会、8个地方培训中心、15个课程工作组和高校师生并肩作战,充分利用慕课的独特优势”,“组织成员高校通过互联网群组进行研讨与培训,掌握线上资源的使用方法,尽快开展在线教学”^[49]。这就是系统思维的体现。

八、宏观层面:理论思维之变

必须承认,“正式教育深受教师、学习者和管理者的心态和过去经历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在面对面的课堂上获得的”^[21]。而这种态度和经历对从面授教育向在线教育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是在教学方面,还包括理论研究方面。所以,很自然地会看到,不少教师和管理者在不自觉地复制面授的模式,用于在线教育,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疫情期间,大中小学纷纷采用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育,他们心中可能认为这就是在线教育,因为这就像在教室里面对面授课一样,只不过借助了新的媒体形式,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由于在线教育不是简单地做直播,因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适。那么,面授教育的教师在开展在线教育研究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面授思维与经历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线学习与远程教育有着深刻而不愉快的渊源。对一些人来说,强调新的和闪光是吸引新的资金和支持的关键,对另一些人来说,来自其远程教育路线的丰富遗产提供了学术认可所

需的合法性和必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21]。所以,建议从传统远程教育的角度审视和研究在线教育,因为在线教育是远程教育的时代进化,而非另起炉灶。

九、结论

在传统面授高校和开放大学(电大)向在线教育转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这是很正常的。文章按照Zawacki-Richter远程教育研究框架,重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七个方面,对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进行了反思。建议在转向过程中,按照在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及时调整面授思维、系统思维和理论思维,转变教师角色和管理者角色,并转换教学服务观和资源观。在当前大规模疫情的特殊时期,更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在线教育的转向,满足广大学生的在线学习需求,实现教育公平,并“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18],为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贡献力量,并为疫情后中国在线教育的大发展和理论建构作出贡献。

注释:

①在远程教育发展历史中,出现了大量文献,也曾有学者试图对这些广泛而跨学科的文献进行分类,但是这些分类差异很大。Zawacki-Richter在2009年通过开展国际的德尔菲研究,开发出较为科学的、经过验证的研究主题框架,对远程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2015-03-16.
- [2]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17/content_5054901.htm, 2016-03-17.
- [3]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EB/OL]. http://www.gov.cn/premier/2017-03/16/content_5177940.htm, 2017-03-16.
- [4]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EB/OL]. http://www.gov.cn/premier/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 2018-03-22.

- [5]新华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 [EB/OL].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C4J> ,2019-11-05.
- [6]国务院.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gk/moe_1777/moe_1778/201701/W020170120294094098749.docx ,2017-01-19.
- [7]教育部. 关于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EB/OL]. http://www.moe.gov.cn/s78/A08/A08_gggs/A08_sjhj/201803/t20180327_331335.html ,2018-03-27.
- [8]教育部. 中国慕课行动宣言 [EB/OL]. http://www.moe.gov.cn/s78/A08/A08_ztzt/ztl_zxkf/201904/t20190418_378663.html ,2019-04-18.
- [9]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504/t20150416_189454.html ,2015-04-16.
- [10]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2018-04-25.
- [11]汤敏. 慕课革命: 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32.
- [12][美]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 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39.
- [13]Brooks, D. The Campus Tsunami [EB/OL].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4/opinion/brooks-the-campus-tsunami.html> ,2012-05-04.
- [14]蔡梦吟. 读在线课程拿名校学位 [EB/OL]. http://qnek.cyol.com/html/2016-08/03/nw.D110000qnek_20160803_2-19.htm ,2016-08-03.
- [15]韩艳辉. 国际在线博士学位发展迅猛 [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23c8e9e0102wuqw.html ,2017-11-11.
- [16]Class Central. Year of MOOC-based degrees: A review of MOOC stats and trends in 2018 [EB/OL]. <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stats-and-trends-2018/> ,2019-01-06.
- [17]彭焱, 钟茜妮.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成都七中网络直播课: 成都七中那块屏“非常好”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题 [EB/OL]. <https://sichuan.scol.com.cn/cddt/201903/56829133.html> ,2019-03-06.
- [18]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2/t20200205_418138.html ,2020-02-05.
- [19]人民政协报. 刘利民: 这是一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 [EB/OL].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0/03/25/ARTI1585097054540195.shtml> ,2020-03-25.
- [20]中国教育网络. 高校战“疫”进行时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mh6Rn6ECaF1j0JtG8j7aDw> ,2020-02-04.
- [21]Zawacki-Richter, O. & Anderson, T. (Eds.).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M].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2014: X.
- [22]祝智庭, 彭红超. 全媒体学习生态: 应对大规模疫情时期上学难题的实用解方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3): 1-6.
- [23]付卫东, 周洪宇.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在线教育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2): 14-18.
- [24]焦建利, 周晓清, 陈泽璇. 疫情防控背景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案例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3): 106-113.
- [25]邹园园, 李成军, 谢幼如. 疫情时期高校在线教学“湾区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4): 1-7.
- [26]董兆伟, 李培学, 李文娟.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J]. 远程教育杂志, 2015(6): 93-98.
- [27]刘志选. 现代远程网络教学的问题与对策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5): 154-156.
- [28]McPherson, M. & Nunes, M. B. The role of tutor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online learning support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2004(1).
- [29]万花筒远教社区. 中国 MOOCs 评价模式分析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MWQCBVd2e_rcuTroERepw ,2016-04-11.
- [30]韩艳辉.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学习测评初探——国家开放大学转型期的思考 [J].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4): 22-26.
- [31]韩艳辉. 国内慕课建设评议——兼论外语类课程的慕课适用性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5): 33-38.
- [32]孔磊, 韩艳辉. 在线教育环境下教师的角色定位——远程英语教师的视角 [EB/OL]. http://dianda.china.com.cn/zhuanti/2011-05/26/content_4227332.htm ,2011-05-26.
- [33]韩艳辉.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教学团队建设——“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教与学模式”的教改探索 [C]//李凌, 主编. “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大学建设——国家开放大学2015年读书征文选编.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 225.
- [34]Berge, Z. L. Facilitating Computer Conferenc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Field [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995(1): 22-30.
- [35]Bergmann, J. & Sams, A. 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 [M].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2: 70-71.

[36]国家开放大学外语教学部.【国开楷模】韩艳辉:用“心”与“辛”趟出一条教学改革路[EB/OL].<http://www.ouchn.edu.cn/news/ShowArticle.aspx?ArticleId=bf066a53-6374-4e17-b484-a39a8781f24e&ArticleType=1>,2015-05-18.

[37]李艳红等.基于MOOC的学习定制服务模式构建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 2014(11):39-43,49.

[38][加]乔恩·巴格利,肖俊洪.在线教育症结何在?[J].中国远程教育 2017(4):5-14,79.

[39]Tait, A. On institutional models and concepts of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The case of the Open University UK. In J. E. Brindley, C. Walti & O. Zawacki Richter (Eds.), Learner support in open, dista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M]. Oldenburg, Germany: Bibliotheks- und Informationssystem der University Oldenburg. Tinto, V, 2004: 12.

[40]魏顺平,韩艳辉,王丽娜.基于学习过程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在线教学反思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15(6):89-95.

[41]国开时讯编辑部.【网络核心课】《媒体辅助英语教学》:一站式、跨区域协作教学模式的成功实践[EB/OL].<http://www.ouchn.edu.cn/News/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5375988d-20ef-4cd1-9d67-98f180e3dc7e&ArticleType=1>, 2014-12-15.

[42]Molden, D. How to Manage with NLP[M]. Pearson UK 2012.

[43]Adair, J. Confucius on leadership[M].Pan Macmil-

lan, 2013: 20.

[44]Bobinski, D. Creating passion-driven teams: How to stop micromanaging and motivate people to top performance[J]. Red Wheel/Weiser, 2009(17): 126.

[45]Covey, S. R.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Restoring the character ethic[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173.

[46]孙文柱,陈付龙,胡支农.基于Web2.0的大型电大远程教学平台设计[J].长沙大学学报,2011(5):127-130.

[47]杨志坚.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7)[M].北京: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017:19.

[48]杨祥,袁驰,李晓明.中国在线开放课程发展报告(2013—201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107-109.

[49]慕课浪潮.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CMOOC联盟在行动[EB/OL].<https://mp.weixin.qq.com/s/WDDkuWUR-fnIETeXrWkW8KQ> 2020-02-08.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专项课题“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教与学模式研究——以《媒体辅助英语教学》为例”(编号:G15A0008S),主持人:韩艳辉】

【韩艳辉:国家开放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双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研究方向:网络化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在线课程设计、在线辅学和在线团队建设等】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o Large-scale Online Education ——Based on Zawacki-Richter Framework

Han Yanhui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raditional face-to-face universities and open universities have been actively embracing online education. The hasty shift to onlin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e widespread epidemic has encounte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Zawacki-Richter research framework on distance educa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even aspects of macro-level, meso-level and micro-level research to reflect on several deep-rooted issues in the shift to large-scale online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during special times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rough refle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just their face-to-face thinking, systemic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transform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nd shift their view of teaching services and resources in a timely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education during the shift.

Key words: Online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Face-to-face thinking; The teacher's rol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